

第一章 没有完美的骗局

立场，立场在哪儿？帅朗突然觉得自己脱离轨道了，此时似乎在向嫌疑人透露所知信息，正朝着同谋的方向发展。一闪念间，又一次看到了状似焦灼、无聊地搭起腿的桑雅，那腿……我的妈呀，不看了，帅朗闭上了眼睛，知道就自己这德行恐怕经不住诱惑，每每瞥见桑雅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，都像诱惑。

“还有吗？”桑雅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又问了句。

“拜托，桑姐，我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明白，该走就赶紧走吧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架不住警察多呀，你再聪明不可能万无一失呀……”帅朗无奈地说。

“呵呵，这儿是个随机选择的地方，所以暂时是安全的，除非你举报我……”桑雅笑了，又像往常一样喜怒无常，阴霾尽去，嫣然而笑，看着帅朗，放下了杯子，揶揄地问，“对了，我下午三点走的，现在已经快晚上零点了，这么长时间，你就没有想过举报我？举报了我，你就撇清了，将来即便我犯事也和你无关，不举报可后患无穷了。”

“我要是警察早提溜住你了，至于举报嘛……”帅朗不屑了一句。

“是吗？”桑雅状似生气，又似很不服气，起身踱到帅朗床边，凑了凑，坐下来，睥睨笑道，“你怎么不抓我？”

“我不抓你，抓你那俩同伙，比如那个穿假警服打掩护的笨蛋，中州敢卖假警服的没几家；还有你们肯定在案发地踩过点，这两个外围在数个案发现场肯定同时出现过，揪着他俩，你还往哪儿跑？”帅朗道。

“我好像还好端端地坐在你面前，好像警察也未必就用你的办法……呵呵。”

“桑姐，别自我感觉太好，没到非抓不可的程度，警察都会考虑办案成本，之所以没有下功夫深挖细查，那是因为还不到那个份上，真到那份上再回头就晚了……这次出事对你未尝不是一个机会，正好借此抽身事外，换个身份，换个环境，重新开始……”帅朗劝道，还是昨晚来长曷时的口吻，很恳切。

“谢谢……别瞎猜了，我确实准备走，不过我之所以回来是要办一件事，你肯定猜不出来……”

桑雅说着，从床头的塑料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，一亮，似乎要给帅朗一个意外似的。确实也是个意外，是瓶红花油。帅朗笑了笑，虽然没有说，不过昨晚的拳打脚踢那滋味不好受，看看自己胳膊上、胸前的几块瘀青。桑雅上来动手，帅朗倒不好意思了，推拒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我皮糙肉厚骨头贱，这点儿伤算什么……”

“躺下……翻过来。”桑雅命令道，见帅朗不听话动上手了，强行把帅朗摁到床上，开了瓶盖，手抹着红花油，噌噌一搓，手热了，麻利地给帅朗抹着。背后一吃力，隐隐作痛……痛后又有点痒，帅朗很不自然地挪挪身子。每每打架抱头自保，背后都是着力最多的地方，不过在桑雅温暖而娴熟的小手搓擦之下，似乎……似乎也没有那么疼，帅朗觉得受这么点儿小伤还是值得的，就这么点儿小伤都没老爸揍得厉害。

搓着，被搓得暖在心里，多么希望那双小手是在轻柔地爱抚，而不是

沾着气味冲鼻的红花油。

擦着粗糙、黝黑、坚实的后背，桑雅的眼前掠过几分温情的颜色，前一夜就是靠着这里逃出生天的，在最无助的时候靠着他时是那么心悸，是在危险中的心跳感觉还是抱着他的心动感觉，桑雅无从分辨，只是觉得眼前、这里，有一份舍不得的挂念，这才是去而复返的理由……没错，理论上，就像帅朗说的，应该已经远走高飞了。

“翻过来……”桑雅拍拍帅朗的后背，帅朗翻了个身，正看到了桑雅很娴熟地搓着手心刚倒的红花油。帅朗直勾勾地看着专心致志的桑雅，直待那手又放到自己胸前瘀青处时，小心翼翼地进了句：“桑姐，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什么？”

“刚才我不是故意的。刚睡起来糊里糊涂就进去了……”

“如果不糊涂，知道我在里面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桑雅手不停，轻搓着，揶揄地问着，貌似没有生气，帅朗胆大了，嘿嘿笑着说：“那我就不敢进去了，顶多偷窥偷窥。”

“呵呵……虽然很无耻，不过很诚实，原谅你了。”桑雅笑着接受了，笑着看到帅朗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眼光，此时不知道心里在泛着什么顾忌，下意识地躲避着这束目光，刚要离开，不料两手都被帅朗捉住了。桑雅一惊，抽了抽，纹丝不动……一个细微的动作，一双期待的目光，此中的意味岂能不知，桑雅像踌躇一般，像齐骜一般，连一个香吻、一个温情的眼神此时也没有再给帅朗……似乎这一见，就是为了分别。

“别这样，你猜得不错，我真的准备走了，不过放心不下你，回来看一眼就走……”桑雅轻声道，又抽了抽双手，不过被帅朗紧紧地握着，拉着，放到了唇边，很留恋地吻了吻，像是舍不得放手。

“我就是‘女魃’，除了我自己，你是第二个知道我叫桑雅的人，人行前我是女贼，现在又是个骗子，知道同行为什么叫我‘魃’吗？那是说我没有人性，连同行都不放过……甚至有时候连同伙也出卖，没准儿有一

天，我会拉你垫背的……”桑雅黯然地说，或许和帅朗之间的顾忌在于两个人彼此了解得太多了，了解得越多，彼此的距离就拉得越大。

“如果有这份担心和害怕，我又何必和你在一起……”帅朗吻了吻她的小手，放开了，笑道，“既然现在在一起，那你觉得我有担心和害怕过吗？”

“你？我其实是不忍心你陷进来。”桑雅被这句话拨动了心弦，轻声说道，手没有抽回来，顺着起身坐起的帅朗，抚着他黝黑的脸庞，很怜爱地说了句。这一天里，两个人奔走在长曷市的大街小巷，那份高兴，那份无所羁绊的快乐让她如此享受，以至于她不想放开，而不放开，又怕成为一种更深的伤害。

“骗局陷不住我……除非我愿意陷进来，为你……”

帅朗突然灵光一现，所有记忆中的情意绵绵化作温情脉脉的眼神，化作动人心弦的情话，化作轻柔而有力的动作，移动着，移动着，向着桑雅凝神的眼眸和泛着光泽的红唇，轻轻地触到了一起，轻轻地吻在了一起……蓝色的罩衫从肩头轻轻滑落，那份浴室初见的惊艳被帅朗紧紧地拥在怀里，温柔、肆意、放纵地吻着……

据说调情是一门艺术，一门不拘于任何表现形式的艺术，比如一个眼神足以传递暧昧、一个动作足以勾起欲火、一句暗示足以知悉心意，或者一个吻，足以慰藉彼此的爱慕和相思。

对，一个吻，一个足以让人意乱、让人情迷的吻。

闭着眼睛的桑雅感觉到了帅朗稍显笨拙的手在拉着自己的裙带、在抚着自己的后背，粗糙、颤抖而笨拙的手，因为紧张而笨拙，因为紧张稍显得有点呼吸急促。她下意识地默默迎合着他的动作，长臂轻舒，揽着他的脖子，用更温柔、更激烈的回吻在鼓励着他……帅朗同样感觉到了吻的情调和吻的奇妙，不像自己曾经促狭似的偷吻一位女生，更不像曾经强迫式地吻那个不情愿的女人，像……像彼此心意相通一般，胶着的唇、缠绕着的臂、探寻着的舌，啾滋轻响的声音，时而帅朗在探寻那条香舌，时而桑

雅在回吻着，时而是帅朗虎吻式的侵略，时而是桑雅湿吻式的回敬，似乎两个人能知晓对方的心意一般妙不可言。

裙带，开了，薄裙无声无息地滑落在腰际，抚过的胸前其滑若玉、寸缕不存，吻，停下了……

头碰着头，舒缓了一口气，睁开了眼，帅朗看到了玉挺着的酥胸，潮红的脸颊，耳听到了不知道是自己还是桑雅咚咚的心跳。相视，桑雅捧着帅朗的脸相视着，似乎在检视这个让自己有点意乱的男人究竟是谁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究竟自己喜欢他哪里。此时的帅朗却有些羞赧，抿着嘴笑着，带着几分偿愿的释然和得意。

“告诉我……”桑雅修长的手指刮过帅朗的鼻梁轻声问道，“是不是……有这种坏心思好长时间了？”

像调侃，像诱惑，像挑逗，更像等着帅朗花开堪折，帅朗点点头，默认了，俯身来吻，不过却被桑雅小手挡住了。

不是拒绝，而是通过拒绝勾起他更大的欲望一般，轻掩着帅朗的嘴，只余目光的相视，那双眼，浓情化不开的眼眸，充盈喜悦与促狭的眼眸，无论向哪个方向都透着媚惑的眼眸，在帅朗的眼前摇曳着，长长的睫毛忽灵灵闪着，喁喁轻语着像调情还不够，投怀送抱一般追问道：“告诉我……什么时候。”

“嗯……当然是从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……”帅朗说，这是实话。

桑雅轻声笑了笑，推开了帅朗，不过手还搭着他的肩头，缓缓地、优雅地，不像离开，而像有意地在秀自己的身姿一般，从坐着的地方站起身来，于是轻如薄纱的罩裙，以肉眼可见的缓慢速度从腰间轻柔滑落在脚下，被桑雅轻抬秀足，轻轻落过一边。落落大方玉立的美人，在灯光下如同用优美曲线勾勒出来的轮廓，用玉石材质雕成的塑像，修长的腿、挺着的胸、翘起的臀、圆润的肩、秀白的颈，还有足以倾倒帅朗的笑靥，汇聚了美的元素又一次冲击到帅朗的眼界之内。即便不是初见，

也足以让帅朗再一次在这种美不胜收的剧烈冲击下不知所措，生怕破坏美感似的不敢稍动。

浅笑中媚眼如丝，桑雅轻抬着步子，揽上了帅朗的头，像在催促一般耳语道：“既然想，那你还等什么？”

等什么？我不等了……帅朗抱着渴望已久的爱慕，一下子抱离了原地，抱上了床，桑雅咯咯笑着揽着帅朗，怕痒似的往帅朗的怀里钻。带着温度的被窝，洁白床单，把玉人枕住放平，帅朗俯身看着玉体横陈的桑雅，在急切、紧张和猝来的幸福中反而手足无措，只是贪婪地、迫不及待地吮着，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地吮着。身下咯咯在笑的桑雅抚着帅朗的头，任凭馋相百出的帅朗肆意咬着、吮着，直吮到颈项的部位，又回复了那个热烈、长久和能勾起欲望的深吻。

稍倾，被子动动，帅朗从被子里伸出手来，扬手而落，小小的褻裤像摘落的花儿轻落在床边，粉红色的……

又过了片刻，直起腰的帅朗动着，刚刚穿上的西裤，从被子一角蹬了出来……

就在此刻，动作却停止了，迟疑了……

帅朗双手支着，稍稍愣了愣，因为此时身下的桑雅正用手挡着自己的那个部位，像拒绝一般……不对，不是拒绝，帅朗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对于这个根本就未料及的激情根本毫无准备，从桑雅微微迟疑一下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毫无准备。

准备什么？套呗！

“扑哧”一声，俩人几乎同时而笑，桑雅抿着嘴轻笑娇嗔地问：“要生了小孩，你娶不娶我？”

“你肯嫁，我什么时候都肯娶。”帅朗乐滋滋地说，没来由地喜欢这种不受外物干扰的激情，哪怕是奸情。

桑雅似乎被这句话感动了一下，似乎被击中了心里最脆弱和最渴望的

地方，脸上的笑意和肤色化作一体，不再耽于这个小小的细节，舒臂揽着帅朗，于是小小阻隔消失了，于是心扉和整个身体，向帅朗……全部敞开了。

世界，像凝固在这个空间，唯余你我，唯余春色无边……

过了很久，准确地说是帅朗挤进卫生间要看美人新浴，边浴边毛手毛脚而被桑雅笑着啐着推出来的时候，光着身子站在门外很不乐意地喊着没穿衣服，硬要死皮赖脸冲进去来个鸳鸯双浴。门一开，帅朗大喜要进去的时候，不料里面的桑雅咯咯笑着，扔出来一条浴巾，然后桑雅促狭的脸现在门口，揶揄地问着帅朗：“你要还能硬起来，我就让你进来……”

“都三连发了，再起来那不成牲口啦？”帅朗系着浴巾，难色显露，不敢接招了。

“哈哈……你不是牲口，你是禽兽，哈哈……不许进来啊。”

几声爽朗笑声一停，“嘭”的一声门关上了，哗哗的水流着。不多会儿，桑雅系着浴巾出来了，正躺在床上小憩的帅朗一骨碌坐起来，眼睛溜圆看着，话说这异性之间最新鲜和最刺激的性爱体验当属首次了，对于从未料及俩人真能有这层关系的帅朗，自然有一种看不足看不够的感觉。

“看、看……上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。”桑雅笑着啐了一口，推着帅朗去洗澡，乐滋滋的帅朗一步三回头地进了卫生间。

草草洗就，擦着身子，捋着头发的帅朗出来时，窗户开着，屋子里欢愉过后的和红花油的味道淡了些。桑雅正关着窗，开了空调，回头看帅朗时，咬着嘴唇，将笑未笑，有那么点儿羞意，是关系发展到终极阶段之后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的羞意。

帅朗也没有说话，很夸张地瞪大眼，努着嘴吸了口凉气，像见到了什么大惊失色一样……对，是桑雅的穿着，只套着罩裙，刚刚掩住了腿部，裸肩和长腿白得诱人，或者穿什么并不重要，此情此景，穿什么都好像是情趣内衣。笑了笑，桑雅几分状似得意地抿着嘴，是那份悦己而容的

得意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桑雅挽着头发，瞥了眼靠上床的帅朗。

“什么也没想。”帅朗笑道，还在打量着桑雅，似乎要把桑雅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都刻在记忆中一般。

“你刚才可说要娶我的啊，你不会和女人上床时都这么说吧？”桑雅取笑道。

“就和你说了……我没和其他女人上过床，真的。”帅朗笑着。

“是吗？”桑雅“咦”了一声，这货明显是说谎，不过这句谎言似乎让桑雅有所欣喜，挽着头笑着坐到了床边，帅朗顺势搂着，半坐下的桑雅戏谑地一端帅朗的脸仔细打量，然后就着脸蛋使劲一拧啐道，“你个禽兽骗子……居然扮处男?!”

帅朗呵呵笑而不答，温玉入怀，就势枕着桑雅的腿，貌似恋恋不舍地抬眼看了几眼，几眼之后手不老实地往罩裙里伸，捎带着嘴拱了上来，激情之后余韵未尽似的。不料桑雅可没有刚才那么温柔了，捉着帅朗的手，拧着耳朵推往一边，谑笑着训斥道：“我发现你有严重恋母情结，小时候奶水没吃够？就喜欢往女人怀里钻？”

“没有恋母情结也喜欢钻呀？”帅朗小声道，又腻歪上来了。顺着桑雅伸出来的手，两个人五指交叉，握住了，这回倒没有意料中的厮磨，又一次看到桑雅眉宇间闪过几丝复杂神情之后，帅朗轻声说：“桑姐，非要走吗？”

“你瞎猜……怎么，一晚上你就准备以身相许，白头到老……”桑雅笑着，讪讪地牵着手，心里很诧异，自己不知道什么地方露出来的微妙变化让帅朗察知了，笑了笑转着话题道，“本来我想邀你入行，不过看样子你并不喜欢，我呢，又不想勉强你……所以呢，啧啧……我也说不上来什么感觉……”

桑雅想转移话题，却无话可说了，讪讪地握着手，俩人目光相接有些

许依恋、些许不舍，帅朗也半坐到床头揽着她，很爷们地说：“别走了，我照顾你……不就什么梁根邦吗？回去我给你把他扳倒，不就骗子吗，揪着他小尾巴把他送进去就得了……对了，梁根邦知道你的真名实姓吗？”

“他不知道，只见过一次……”桑雅笑了笑，随意说了句，很愕然地盯着帅朗突然问，“要是警察追我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帅朗脸上稍显难色了。桑雅笑了笑，抚过帅朗的脸，像安慰小弟弟一般轻声说：“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，知道什么叫贼船好上难下吗？一上这条船，行内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行外是一堆案底，除非有一天真正隐瞒不下去了，谁又能真正金盆洗手？”

“这个我懂，可你骗不了一辈子呀？人总得有个归宿，我以前也不太懂这些，不过现在想着，还是有个家，有个挂念的地方好……”帅朗说着，拉着桑雅的手，看着桑雅欲言又止，似乎有所松动，胳膊揽紧了些，轻声说：“姐，真的，我说真格的，别走了，我有路子给你换个身份，咱们大不了换个城市生活……大不了我打工养活你，要不开个夫妻店……”

“呵呵……咯咯……是不是呀？我怎么觉得你把我当小女生，哄我高兴呀？连你这个行外人都听说过‘女魃’，你觉得警察会放过我吗？”桑雅笑了笑，不以为然地说。帅朗听这话不同意了，解释道：“不是所有的犯罪都会得到惩罚，不过你一直继续下去，肯定有一天会栽到警察手里……办案时有一个‘追诉期’的说法，有些中止的犯罪和找不到的嫌疑人在一定时间之后，渐渐就会在警察的视线中淡化，当然，除了命案……咱们不一定非要去骗呀，挣钱的路子多着呢，就是骗也不能像你这么明目张胆地骗……”

“哟，那你说，怎么骗？”桑雅似乎听得兴趣来了，凑过来抛了个媚眼，像在逗帅朗，质疑上自己的专业了。

“世上没有完美，所以没有完美的骗局，也没有完美的法律，再完备的法律也要漏下不易被察觉的灰色地带。比如梁根邦用什么 VIOP 电话诈

骗，不管他设计得有多巧妙，但这一单骗一百多万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，警察对于这种恶劣侵财的犯罪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深挖细查，直到水落石出……所以这条路是不归路。”帅朗道。

“那要是你，你怎么骗？扮警察，骗小旅店的硬盘换钱，呵呵。”桑雅不太同意，挖苦了一句。

“唉，你别笑，这就是骗子的生存之道，你做得越小、越隐秘、越无声无息，你就越安全。现在骗子多了，比如搞假证骗钱的，比如打电话中奖骗钱的，再比如想个什么招细水长流骗小钱过活的，这都是生存之道。对于这些人，比如就像我偶尔摸几把的，警察都懒得管，没人查咱……对吧？要不你就做到最大，没人敢查也成……”帅朗白活着自己的理解，是这几年混的经验总结以及通过古老头得到的感悟，其实要说骗，古清治的手法要比桑雅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看着桑雅似有所思，帅朗又提到先前的话题了，一拉手，很真诚地挽留道：“姐，真的，我是觉得你干得太危险，要是你不愿意留下来，得，带上我走，我给你当参谋，出了事也有个照应……”

“你……真的？”桑雅被这句惊了，支身一起直视着帅朗问。

“嗯，真的，到你想收手的时候，我跟你一起回来。”帅朗咬咬牙，一句话把终身决定了，此时根本不觉得后悔，或者根本就觉得不会后悔。

“呵呵……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没纠缠你，你倒纠缠上我了……”桑雅似乎有点不悦了，甩了帅朗的手，起身翻着带回来的塑料兜，像是渴了，抽出一瓶果汁来倒着。帅朗却急于表白地说：“我不是纠缠你，我是担心你……上次被俩警察提溜进去，左问右问都是关于你的事，我就有点心虚，两个脑袋总比一个管用。不是跟你吹啊，我从小专门研究过怎么骗人，不但研究骗人，而且对警察也非常了解，咱们在一起，我肯定能帮上你忙，要不咱们就想想其他辙，甭去骗了……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呀？不相信呀？”

“相信……那说好了，我带着你，你照顾我？”桑雅端着倒好的果汁，笑吟吟递给点头不已的帅朗一杯。浅浅的杯子，帅朗接到手里，桑雅也端着一杯，笑抿着，看着帅朗，举杯，两个人作势来了个碰杯动作，桑雅抿了口，笑道：“不过……要是你发现我连你也骗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

“我生你什么气？”帅朗一饮而尽，不以为然地说。此时桑雅像万般依恋一般靠了上来，伸出手，万种风情汇聚在美目之中，脉脉地看着帅朗，顺手拿下帅朗手里的杯子，俯身轻轻地、温柔地吻上来了。帅朗笑着，在温柔的包围里有点幸福、有点温暖、有点恍惚的感觉，感觉到了湿湿的唇、感觉到了温软的怀、感觉到了……像回到儿时那个明媚的天气，像家一样温馨和幸福的氛围……

而感觉之外的事实却是，在桑雅怀抱中的帅朗渐渐迷茫、慢慢地瘫软，等到一吻将尽，桑雅轻轻地放开手，帅朗像失去知觉一般，软绵绵地躺到枕头上，睡着了。

桑雅爱抚般地把睡着的帅朗扶正，轻柔地覆上被子，看着那张变得静谧、变得恬然的脸，俯身轻轻地吻了吻，耳语了句什么，尔后枯坐着，发着呆。良久之后从容地收拾行装，把屋子收拾干净，把东西收拾整齐，拉着行李将走之时，又回头，很复杂很不舍地看了帅朗一眼，关上了灯，轻轻地掩上了门。走了……

桑雅是坐着一辆等候已久的车走的，车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夜幕中，凌晨的夜色里只剩下酒店霓虹的颜色。注意到了桑雅几次回头依依不舍的样子，驾车的女人轻声问：“姐，你见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呵呵，一个真心喜欢我，想把我娶回家的傻瓜。”桑雅笑了，回味着帅朗那段表白，很傻很可爱的感觉。

“用不用查查他的底，不会别有用心吧？”驾车人说。

“不用，我不想打扰他平静的生活……走吧，到临颖小站赶中途火车，时间快到了……大妹你也注意点儿，撮三出了事，这次肯定不能善了，你

这段时间也别回中州了，需要的话我会找你……”

桑雅轻声安排着，驾车的那位应着，车渐渐消失在城市的街头，消失在夜幕中……

当帅朗从睡梦中糊里糊涂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拉开了窗帘发现已过正午，猛拍着脑袋想清楚自己在哪里，想起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等想清楚之后下意识的反应是冲出了房间，冲下了楼梯，冲到了门厅之外。依然是长葛市，依然是陌生的街市、陌生的行人，回头再看住过的酒店，这个“克莱雅”的名字记不太清，不过他真真切切地记得和桑雅这一夜似乎刚刚结束、似乎刚刚离开、似乎……不管如何回忆，都想不起她是在什么时候走的。

走了，真的走了……

帅朗在太阳底下傻站了好久，失望地回返，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不过从没有意料到桑雅的走会让自己如此怅然若失。回到房间，帅朗开始发疯似的来回在不大的房间里翻找……找寻俩人曾经在这里的证明。枕畔留着一沓钱、一块表，抽屉里放着没有用完的红花油。没有见过的表，应该是桑雅给买的，又找了很久，终于在枕边找到了一缕长发，一丝挥之不去的馨香……

戴着袖套的女会计在噼里啪啦拨着算盘，口中念咒似的念念有词，日薪多少多少，加班了几天，加班费多少多少，午餐扣除多少多少……噼里啪啦一打，把薄薄一沓钱一张一张捻着又数过一遍，然后递给已经在桌前恭立很久的那位小姑娘，即便给人辛苦钱，也像施舍般的有几分矜夸。接钱的王雪娜很客气地说了句“谢谢”，那女会计摆摆胖手，示意着走人，对于超市的迎来送往已经习惯了，那句客气话都懒得出口了。

据说这位女会计是王小帅老板老婆娘家的亲戚，算工钱能给你抠到小数点后两位数，但凡你迟到早退一回半回，或者多吃了一份公司盒饭什么

的，那是绝对不会忘记的。王雪娜这回可算是领教了，薄薄的一份薪水，从百元到十元、到五元、到零钱，精确地给出辛苦的回报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多少感觉到钱的珍贵了，特别是自己的辛苦钱，再少也有沉甸甸的感觉；也感觉到薪水的微薄了，辛苦一个多月，没有平时爸妈给的零花钱多。当然，也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了，就只值这么多。

王雪娜笑了笑，把钱装好，交接了柜子，从三楼办公区下到二层，慢步走着，对于这个第一次挣钱工作的地方还是蛮有感情的，不时和认识的姑娘小伙打着招呼，关系近的拉着手说两句，不怎么熟悉的只是笑笑示意，这个环境里人情淡得像买卖，一转身基本上就形同陌路了。在日用品区待了几分钟，拉着认识的那几位小姑娘聊了几句，信步朝外走着，走出去，平生的第一份职业就结束了。

“雪娜……雪娜……”有人在喊。

王雪娜蓦地回头，看到了从二层下来的蓝冬梅，站定了，笑了笑招着手，估计蓝店长是来给个同志般的告别。王雪娜对于这位店长是个不好不坏的印象，平时就经常见到这位蓝店长把粗心大意手脚不利索的姑娘们训哭，不过没怎么训过王雪娜。

蓝冬梅快步跑上来了，随意地揽着王雪娜，有点惋惜地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说：“要走了？”

“嗯，下个月我们要论文答辩，毕业前事情肯定不少。”王雪娜说。

“很可惜啊，每年我们都要招不少在校生，像你这样兢兢业业、不眼高于顶的见得可不多。”蓝冬梅笑道。

“店长，很少见你夸人呀？我要走了就不吝赞美了？”王雪娜开了个玩笑。蓝冬梅摇摇头，拍拍王雪娜的肩膀说：“可能你都没有发现，你身上有成功潜质，舍得躬身做事的，才会挺腰做人，不妄自菲薄，不好高骛远，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缺乏的优秀品质，在你身上，不缺。”

“谢谢……我爸也是这么教我的。”王雪娜投来一瞥，对于这位蓝店长，又多了一层认识。

两个人走到门厅边上，街边招着手的关妍慧正等着。要走了，最后握了握手，蓝冬梅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将走之时才问王雪娜：“哎，对了，雪娜，你这段时间见过帅朗吗？”

“帅朗？你找他干什么？”王雪娜一惊，眼皮一跳，没来由地心跳加速。感觉到了王雪娜的不自然表情，蓝冬梅解释道：“哦，上次搞活动他还没送发票呢，这都半个多月了，我电话都打不通。你们不是同学吗，要见着了打个招呼。”

借口，发票早送了，不过让蓝冬梅很不悦的是，送发票的不是帅朗，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人，现在倒好，电话也打不通了。

“呵呵……我也打不通。不过我见着一定告诉他……”

王雪娜笑了笑，朝着关妍慧走去，回头和蓝冬梅再见，这一份工作终于结束了。看着蓝冬梅进了店里，边走边纳闷的王雪娜想着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名，其实这个名字能勾起很多心事，比如他在眼前吧你有点嫌他烦，不过这好多天没见着吧，似乎不经意地总能想起来；对了，这死东西看来就三分钟热度，除了跑步追了一次，然后就再没追过，连人都不见了……

王雪娜也有怨念，这么个忽冷忽热的男生，会很让女生有怨念的。

“嗨，嗨，发什么呆呀……不是心疼请客钱吧？不请拉倒啊，你这第一份收入我就来替你消费，多给你面子……”没心没肺的关妍慧拽上来了，王雪娜被逗笑了。俩闺蜜站路边等着车，说好了今天发薪，要请这位闺蜜去肯德基，嘴闲不着的关妍慧趁着等车的工夫又教唆王雪娜：“雪娜，明天茜子她们去地质公园玩，你到底去不去呀？”

“当然要去呀，我辛苦了一个多月，当然要好好玩几天了……”

“对了，把上次那个自以为很帅的傻帽叫上。”

“叫他干吗？”

“啧，没事背包，有事当保镖，到了风景区还能买门票，不宰他宰谁呀？”

“你也太阴暗了吧？老拉同一个人当冤大头？”

“他肯定愿意，我都看出来，他喜欢上你了……”

关妍慧出了歪主意，不过一说喜欢上，王雪娜抿嘴笑了笑，摇摇头，而且稍微内向的王雪娜似乎有点难以启齿似的不愿意提及这事。车拦下来了，上了车，关妍慧八卦心思颇重，看王雪娜表情很不自然，追问着是不是可怜妹妹被甩了。本来不愿意说这事，不过也怕关妍慧胡乱猜测，王雪娜小声嘀咕了半天才说明白，其实也不难明白，很简单，这都十一天了，愣是连电话也打不通。

“咦？小样？玩人间蒸发？”关妍慧一听，愕然一脸，很出乎意料，灵光一现又想到什么了，坐在出租车里抱着王雪娜小声嘀咕道，“你不会和他那个那个了吧？现在的男生可都是那个那个了以后，立马就失踪。”

什么叫那个那个？王雪娜看着关妍慧，从那八卦眼神里想到了什么，狠狠掐了关妍慧一把。

“你再瞎猜……我跟你断交啊。”王雪娜一把推开八卦的关妍慧，咬牙切齿地威胁着。一看这表情，关妍慧确定了：“看来是没有，那就是他在玩欲擒故纵了。”

“什么欲擒故纵？”

“泡妞啊，要追追停停，先给你点儿关怀，然后再疏远，然后再接近，一近一远让你感觉到明显的差异，然后就……扑，沦陷了……”

“可能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我当年就这么沦陷的……姐可是提醒你啊，男生也就在追你的时候百依百顺，等追到手，你等着吧，好脸色都懒得给你，不趁这个时候使唤使唤他，你还等什么时候？不信你现在打电话，他考虑都不

考虑，立马就来……”

关妍慧嘟哝了半天校园恋爱规则，还是要拉上这位冤大头，磨了王雪娜好久，王雪娜被磨得耳边都是帅朗的名字，不知道是为了满足闺蜜的要求，还是她也有想见帅朗的心思，这个电话还真拨出去了……

结果很意外：欠费停机。

伫立街头风细细，两情相悦，一旦别离，万般情愫何堪寄。

凤仪轩外，街畔路边，站着一位表情颓废的男人，头发稍长，脸上有青青的胡楂，眼中有那么一份化不开的忧郁，貌似很帅的打扮掩不住风尘仆仆。他此时正看着进进出出衣着光鲜的女人，每一个或华贵、或娇媚、或妖娆的女人，似乎都有一张相同的面孔，似乎都在冲着自己笑、对着自己嗔、然后会伸着双臂奔向我们……

没有，只是一份美好的憧憬，眨眼这些女人上了车，海市蜃楼马上就消失了。

是谁？如此落魄，如此颓废，如此茫然，如此恍惚。

是帅朗，是情已欠费、爱已关机、思念不在服务区的帅朗。

再一次出现在这里，帅朗记得清十几天之前是从这里走的，衣着光鲜、形象帅气地从这里走的，只不过任何巧手的化妆都强不过现实的鬼斧神工，数日之间又给帅朗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。

颓废、落魄、茫然、恍惚……甚至于这许多天，帅朗不知道自己在长葛是怎么过的，只记得一遍一遍在街头、在巷尾、在俩人走过的地方徘徊，在每一个酒店蹲守，直到再也没有找到也没有等到，又恍惚地回到了中州。

帅朗呆立了良久，信步走着，没有理会迎宾姑娘的躬身问好，径直走到前台敲敲台子：“找盛设计师，我上次来把东西落这儿了……”

服务员看了他几眼，没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位，不过眼尖心巧的服务员

乍看装扮，马上拿起电话通知了盛设计师。帅朗坐在第一次来的厅堂沙发上等着，笑了笑，拉拉自己身上已经透着汗迹的衬衫，不用说是人凭衣贵了，在这个讲究时尚和品味的地方，脸长什么样不重要，不过穿什么、戴什么很重要，服务员会凭这个提供相应的服务水准。

假的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哥还没身上这身行头值钱……帅朗胡乱想着。

我和她之间，绝对不是假的，她不在乎我是什么人，不在乎我穷还是富，不在乎我丑还是帅，我真傻……那杯果汁来得那么突然，我应该想到有问题了，她的动作很慢，像在踌躇，其实她也不想那么做，她也不想离开我……帅朗低着头，手扶额头，能想起的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桑雅眼神复杂地凝视着、不舍地爱抚着、喁喁细语着：“你要是发现我连你也骗，你会怪我吗？”

是的，她连我也骗，她根本就是来告别的，根本没有想过要和我在一起。帅朗很黯然。

不对，她不是骗我，她有她的苦衷，她只是不想让我牵涉进去，不想连累我，也不想面对俩人分别的样子，所以就下了药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，她也好在了无牵挂中离开……帅朗狠狠地捏着自己的额头，心里想着，其实我两手空空、一无所有，又怕什么连累呀？

“帅朗……你是帅朗？”有人在喊，伴着清脆的高跟鞋声音。

“哦……盛设计师……”帅朗看了眼，起身了。

“你……呵呵，你……你怎么成了这样？简直深沉到颓废的水平了……呵呵，这个形象好，忧郁中带着颓废、刚硬中带着沧桑，行啊你，悟性这么高……很有成为少女杀手的可能，更有成为少妇杀手的潜质……”盛小珊上上下下打量着帅朗，不过设计师恐怕和普通人的观点有所不同，看到的是一种难得的气质从帅朗身上迸出来了，她又如何能想到，这种气质是扮不出来的。

“我来拿我的东西。”帅朗道，没接茬。